



此前,仅一部电影《紫蝴蝶》在内地公映,票房更不过区区600万。看上去,这便是导演姜燁一路走来的过往。实际上,《苏州河》、《颐和园》、《春风沉醉的夜晚》、《花》等先后出炉的作品不是通过盗版碟流传于民间,就是在海外各大电影节上拿奖。于是,即便被禁多年,作品命运多舛,但姜燁的大名依旧在国内外越叫越响,并愈发透着神秘感。这样的方式看来其实不错,在有电影分级制度的环境里做最自由的创作。但显然,这并非姜燁最终的选择。禁令刚解,其新作《浮城谜事》便蓄势待发。虽也经历了“二次审查”的波折,姜燁本人也曾满腹委屈与无奈并坚持不署导演名,但这部其有史以来第二部内地公映电影,也是与观众阔别十年后的大银幕再相逢,终于还是在如期公映。

导演姜燁被禁五年后重回国内大银幕 《浮城谜事》昨日公映 “拍给国人看,还是我最后的选择”

无裸露不血腥究竟为何难过审?——淡化处理是态度

既无裸露、又算不得血腥,那《浮城谜事》到底为何难过审?似乎只能从通片的“灰色”找答案。是相对极端地展现人性黑暗面?还是电影主题给人绝望的无力感?

事实上,看似只是针对一场戏、一段3秒23格镜头的争执,却差点就让《浮城谜事》的公映再次流产。在双方僵持17天之后,姜燁以“淡化处理”做出最轻的妥协。“因为不改就真可能上不了。我也觉得这事儿挺没劲的,但为了投资方的利益,我同意搁置问题起因,解决实际问题。”沟通到最后的时候,姜燁愈发感觉到摆在自己面前的一个事实,“其实改多少不重要,怎么改无所谓,他们要的是我的态度。电影的核心已经变成了态度。好,我理解了。为了影片能够公映,也为了影片投资方的利益,没有任何删除,仅做3秒23格淡出。我接受了。”

当然,姜燁用“接受”给出了审查部门需要的态度。但同时,一向特立独行的他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真正的态度——《浮城谜事》不署导演名。姜燁说,这是一个与修改同时做出的决定,是一个非常个人的态度和选择。“以后如果再遇电影审查出尔反尔,提出无知和无视作者及投资人利益的不合理要求,或者超出导演本人接受的底线,我可能会为影片利益进行‘可接受’的修改,但我都会取消‘导演署名’。”在姜燁看来,作为导演,有终剪权。“我的终剪权是精确到每一秒每一格的,那每一格都是花了七八个月的时间反复尝试、比较,才决定的。现在,居然要为了电影以外的事情来改动,我觉得太难受。当然,你可以说我太敏感,那我就是在导演工作这条神经上非常敏感。”

拍烂的“小三”怎入姜燁法眼?——俗套中另辟蹊径

以“出轨”、“小三”、“复仇”为关键词的影视作品在当下看来,大多已逃不出一个“俗”字。但《浮城谜事》中显然绕过了这一点。这里不再有男人为出轨骗老婆、哄小三的各种伎俩。不再有老婆的各种猜忌,情人的各种甜蜜。准确来说,《浮城谜事》展现的不是当下丈夫不忠引发家庭矛盾的现状,而是推进至现状后的思考。正如姜燁首映当天所说:“影片的最后其实没有给出明确的结局,我想表达的是,生活还要继续。我们要想如何去

继续。”其中纠结倒恰恰符合姜燁的一贯风格。“编剧梅峰一开始找到了五六个故事,然后从中挑选了三个,《浮城谜事》就是其中之一。应该说,正是案件和男主人公的双重生活吸引了我。”姜燁说,双重生活其实就是中国人生活的某种现实。在一种生活中寻找不到的东西,可以在另一种生活中寻找到。“就像《浮城谜事》里面的乔永照,他是在努力想找到一种平衡的生活。”

愿受限令人费解?——中国导演给中国观众拍片是责任

“过审的事我不太想谈了。”对记者关于《浮城谜事》审查细节的询问,姜燁选择了避而不谈,他只说,过去的不开心就让它过去吧。甚至姜燁自己也不避讳这个不太讨喜的词,“不然呢?就不能公映。要知道,作为一个中国导演,自己拍的电影不能在自己的国家上映,实在是一种遗憾。”

其实在当年拍摄《颐和园》时,姜燁就曾和制片人耐安推测,《颐和园》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部电影。“电影是一个需要钱、工作量特别大的事。你不能在中国拍电影,没有中国市场,没有人会来投资。所以我想可能没机会拍电影了。”但他依旧义无反顾地去做,“因为那是我一直以来想拍的东西。”

如今,许多年过去了,最想拍、最想表达的

本报综合报道



浮城谜事

2012·10·19



【电影笔记】

《浮城谜事》 灰色梦飘零

姜燁回来了,即使他倔强得像耍小孩子脾气一样地要求不署名。回来总是好的。九年了,有多少次仰望天空与诸位分享却不得?这一天他带着《浮城谜事》来到时已近黄昏,带着姜燁标签的“情色”、“政治”、“暴力”消失殆尽。影迷用期待去考量他,观众用故事去旁观他,市场用票房去检验他,电影节用奖项去证明他,媒体用版面和流量去关注他。然而这么多年,似乎他也没在乎过。

我最感慨的,还是被拖出去摁掉的3秒23格的淡出。整部片的灰色基调,在这一刻到达高潮。那是男主角乔永照为了一劳永逸,对拾荒老者杀人灭口,片中13下符合人之常情的锤击,被迫删减成了3下。然,当一个正常人,没有大奸大恶,他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人生憧憬和期待,有什么样的心理阴暗和邪恶面,才能将内心最原罪的那种劣根性夸张肆掠地表现出来呢?人性之恶,在乔永照拿起铁锹的那一刻,已经烙刻在了影片的终极表达中。你不能原谅他,但你总是很难换位思考,如果你是乔永照,你是会把对拾荒老者每月供奉之事做得更彻底,还是想毁尸灭迹做得更彻底?你给出的答案,一定是草率的。

姜燁这次讲故事的手法很写实,没有多少技巧,没有多少噱头,但他的表达还是明白无误地传达了过来。他依旧不商业地讲述着,纠结着,艺术着。他依旧把郝蕾拍得那么自在,那么美。话剧《恋爱的犀牛》里的两代女主角郝蕾和齐溪同片,“明明”是纠缠,如今成“情敌”,但恍惚间总会在眼角看到生活的赠予。一个女人,经历多少爱恨才能这般领悟生活,如谜一般。

阿顺(影评人)

关于审查

关于故事

关于前路